

GEZI  
XINGDONG

# 鸽子行动

〔美〕欧文·华莱士 著



# 鸽子行动

(美)欧文·华莱士 著  
尹世寅 张永年  
袁德成 张世翔 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鸽子行动

〔美〕欧文·华莱士 著

※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（太原解放路46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千峰科技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，787×1092 1/32 印张，12.125 字数，259千字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，1—5，400册

※

ISBN 7—5378—0195—9

---

I·196 定价，4.40元

**最后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。**

《圣经·新约》信徒书

第15页26行

献给我最喜爱的三个威尼斯人  
西尔维亚，戴维，艾米

——欧文

## 第一章

他提起笔来，然而握笔的手却悬在日志的空白处一动也不动了。日志上标着的日期是8月15日。望着自己那血管裸露，满布老年斑的手，他不禁感到十分诧异，因为它居然一点也没有发抖。按理说他早就应该因为极度兴奋而颤栗起来。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曾坐在浴盆里观察水位上升，因而灵感袭来，发现了浮体定律。在极度的兴奋中，他不是曾光着身子跳出浴盆，跑到街上高喊：“我发现了！”与阿基米德不同的是，他是经过若干个月才一步步地接近最终的发现。开始时他自己都感到怀疑，后来怀疑逐渐消失，最后，就在五分钟前，奇迹终于发生了。这一次的结果令人毋庸置疑。

终于发现了。

他用毫不发颤的手开始书写起来，迅速记下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。他这样写道：

朋斯·德·莱昂在比米尼努力探求然而最终却未能得到的东西，我却在高加索找到了。连续十二年，我曾许多地方进行过研究和实验工作，如在我的出生地伦敦，我视为第二故乡的纽约，遥远的秘鲁和巴基斯坦等。如今，在苏呼米（在俄国的乔

治亚境内)郊外的实验室里,我终于发现了它。时间是下午五点十五分。我找到了这把钥匙,将它轻轻一转,通往人类延年益寿的大门就打开了。从今天起,我的C—98配方将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从七十二岁提高到一百五十岁。这是在通向永生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,在目前来说已是足可庆贺的事了。把地球上所有人的寿命都延长一倍多,这肯定是科学史上最伟大、最有意义的,也是人们企盼已久的发现。

在这巨大的发现面前,我产生了一种敬畏和卑微的感觉。这种感觉逐渐在我心中渗透,使我难以解脱。我不应当再多想它了。现在应该好好地庆祝一下我的成功。我要叫瓦西里把贮藏多年的香槟酒从酒窖里取出来。我还要通知列昂尼德,邀请他参加我们的酒宴。下周,在国际老年医学会议召开之前,我将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发现。

此刻他的手开始颤抖起来,于是他放下了笔。

他敏捷地站了起来,显得精力充沛,丝毫不象一个双膝为关节炎所累的七十四岁的老人。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,血液一阵阵往脑子里涌。

“列昂尼德!”他突然在起居室内这样喊道,“列昂尼德,我终于找到它了!”

戴维斯·麦克唐纳教授坐在深陷的浅褐色的沙发上,手里握着饮干的酒杯,醉眼朦胧地望着对面坐着的列昂尼德。渐渐地,后者的身影变成了两个。

他已经有五十年没有体会过这若狂般的欣喜了。第一次体验这种感情时他还是个年轻人。此刻他感到心旷神怡，几分钟前还沉甸甸地压在心上的疑虑，现在已在香槟酒的泡沫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列昂尼德！”他叫着他的实验助手的名字。

“您有什么吩咐，教授？”

麦克唐纳眨了眨眼睛，他眼里的两个列昂尼德终于重合了。他这才看清楚列昂尼德手里也握着酒杯，正坐在那里静候他的吩咐。他端详着这位讨人喜欢的俄国助手。他今年三十二岁，具有犹太血统，前额饱满，眉毛浓密，长着一张敏感的嘴。在这偏僻的黑海之滨，他是教授能够信任并能与之共处的少数人中的一员。六年之前，麦克唐纳教授应俄国老年医学会的邀请在基辅做了演讲，并趁此机会请求俄国政府允许他在阿塞拜疆做一段时期的研究工作。因为他从资料中获悉，在这个人口不过五十万的共和国中，上百岁的老年人竟有五千人之多。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。对于外国的老年医学专家的这种要求，俄国政府是愿意满足的，只要他们同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本国和其它国家的同行分享。经过长途跋涉，麦克唐纳抵达苏呼米。它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，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宁静的港市。他在这个城市的郊区租了一幢大房子，把它的一半布置成了实验室。在这儿的第一个星期，他参观了苏呼米的老年医学中心。在那里，他发现了列昂尼德。他十分喜欢这小伙子，并获准雇他做助手。在这之后不久，俄国政府官员认为他有必要聘用一名管家，因此他们派来了瓦西里，一位年近三十的乔治亚人。他身材颇长，寡言少语，样子活象个埃及的木乃伊。瓦西里和列昂尼德都能讲英



语，但由于列昂尼德是教授亲自挑选的，所以从开始就受到他的特别信任。

“教授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列昂尼德再次问道。

麦克唐纳努力回想自己刚才打算叫他的助手做什么。他终于想起来了。“香槟，列昂尼德。还有香槟酒没有？”

列昂尼德站起来，高高地举起酒瓶：“再喝一盃都还绰绰有余呢。”

麦克唐纳把空酒杯伸过去，列昂尼德把它斟得满满的。麦克唐纳瞧着香槟酒瓶，“这香槟味道可真不错。”

“不错。”列昂尼德答道。

麦克唐纳一边呷着酒，抬起手看了看表。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两个多钟头。他们就这样一直坐在那儿喝着酒，庆祝他的成功。教授回想着最近几年中发生的一切。几年来，他一直在实验室里同动物打交道。四年前接受过C—98注射的老鼠和豚鼠在今天下午死去了。老鼠和豚鼠的平均寿命至多不超过两年。然而在他的实验里，它们却活了四年。实验表明，他创造了奇迹。照此推算，如果把这种药剂用于人体，那么人类的平均寿命将由现在的七十岁提高到一百五十岁。

这项成就是如此伟大，令他感到欣喜若狂，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。他恍惚地回忆起他如何找到列昂尼德，又如何语无伦次地将这消息告诉他。他希望在全世界欢呼他的发明之前，能在私人的圈子里先庆祝一番。

他又记起自己如何走进厨房，吩咐瓦西里打开装香槟的箱子。这些香槟是他从巴黎特地带来的，为的是庆贺这个许多科学家企盼已久、而一直似乎遥遥无期的日子的莅临。他一直坚信自己能亲眼看见这一天的到来，因为自从弄清楚生

物细胞的DNA结构之后，他就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事遗传基因工程的研究，目的在于发明一种可以取代自然衰老基因的化学基因，以便推迟人类衰老的过程。在这个一边依傍着高加索山脉，另一边临近黑海的地区，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，研究那些百岁老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终于揭开了人类长寿之谜。通过多次试验，他成功地分离出了高加索地区饮用水的特殊成份，并把这些成份加进他的C—98配方中。从那以后，他整整等了四年，现在配方的效果终于得到证实，他找到了神话中的“青春之泉。”

麦克唐纳回到起居室，吩咐列昂尼德打开酒瓶。

列昂尼德向他祝酒，表示庆贺。他们在一起喝了好一阵。麦克唐纳余兴未尽，可瓶里的酒已经光了。教授慢吞吞地讲着话，列昂尼德则跟往常一样，坐在一旁洗耳恭听。

麦克唐纳十分信任他的助手，但他却从未将自己的秘密对列昂尼德和盘托出，也从未同其他人讨论过他的配方。列昂尼德知道他的试验目的，但不清楚达到这目的的手段。麦克唐纳甚至从未把配方写在纸上，而把它安全地保存在自己的脑子里。两个星期之后，他将赴巴黎出席国际老年学年会。届时他将向全世界宣布他那惊人的发现，并向全人类公布配方的内容。他深信自己的发现将会掀起一股热潮——不是淘金的热潮，而是全球性的延长寿命的热潮。

此刻，在渐渐逝去的黄昏时光里，麦克唐纳回忆起自己早年的生活。他回想起他母亲晚年缠绵病榻的情景，就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对老年病学发生了兴趣。正是他母亲的死促使他开始了老年学的研究。

“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他对

列昂尼德解释道，“老年病学是专门研究老年人疾病的学科，而老年学则是探讨如何延长人的寿命。”

整整五十年，他一直乐此不疲地从事着老年学的研究。在最近六年中，他一直呆在高加索这间实验室里，只有三次因事离开。他很喜欢这些待人热诚、达观长寿的阿克哈热亚人。他们长年务农，每家都有一个葡萄园，因此每天都要喝一两杯葡萄酿的伏特加。他们吃的是山羊奶酪、玉米粉做的馅饼和足有两尺长的面包，喝的是用水冲淡的脱脂牛奶。他们生活恬淡，家庭和睦，在他们的语汇中没有“退休”和“衰老”这样的字眼。在这个范围不大的地区生活着的百岁老人，竟比全美国还要多。

正是在这些人身上，麦克唐纳发现了可以造福于全人类的延年益寿的良方。

“我今天话说得太多了。”他突然这样说道。他把杯里最后一点香槟酒咽下肚，抬起目光瞧着书柜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身影。一般说来，他并不讨厌照镜子。尽管他已经七十四岁，却并不显得老态龙钟。他双颊饱满，皱纹不多，剪得短短的白发略有些稀疏。扁平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钢边眼镜，这使他显得有点滑稽，而修得短短的上髭却使他显得气度不凡。他身高近六英尺，体重不足一百五十八磅。他腰板挺直，腰围很小，并未发福。而现在，从书柜玻璃上，他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因劳累过度而显得憔悴不堪的老者。他那蓝色的眼睛里泪水汪汪，脸上的肉松弛多皱。

他转过身，对列昂尼德说道：“我们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收拾停当，下星期我们将飞往巴黎，我带你一起去。”

列昂尼德悲哀地摇了摇头。“教授先生，你忘了我是犹

太人。他们是绝不会让我去的。”

麦克唐纳努了努嘴，“列昂尼德，你也忘了我现在是人类的救世主。为了我，他们什么事情都会愿意做的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教授先生。”

“好的，下星期去巴黎。”他摘下眼镜，略微悠悠晃晃地站起来，“现在我想去打个盹。告诉瓦西里不用准备晚餐了。”

他一边朝寝室走去，一边说：“我的朋友，这是全人类的伟大日子。”

“我向你致以衷心的祝贺，教授先生。”

“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共同祝贺吧。”

他走到寝室门前，推开了房门。这时候，报纸上一篇评论文章中的一段话不期而然地浮现在他脑海中，这是他今早上读到的——“现在对人类构成最大威胁的也许不是核武器，而是延年益寿的方法。”这句话曾使他感到十分不快。此刻，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又一次涌上心头。

但他现在疲乏得要命，无力再对这句话的意义进行推敲。把人类的寿命延长两倍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？

现在他需要好好睡上一觉。

他脱下皱巴巴的哗叽外套，往床上一扔，然后舒展开四肢，暂时对奇迹和光荣闭上了眼睛。

有人在摇他的肩膀，他骤然从梦中惊醒。他似乎刚才还置身于天堂和人间的某个地方，跪在黄金宝座的面前，向坐在上面的爱因斯坦、巴斯德和牛顿顶礼膜拜。他仿佛觉得一只巨手把一顶镶着钻石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。可是突然间，桂冠从他头上滚落下来，落进了万丈深渊，他跳起来想抓住

它……这时他感到有人在摇着他的肩膀，一瞬间，梦幻世界烟消云散。

他听见有人对着他的耳朵在喊：“教授，醒醒！快醒醒！”

他抬起沉重的眼皮，见列昂尼德站在他身旁。

他噤着，正想说什么，列昂尼德连忙把手从他的肩上移到他嘴上。

“别说话。”列昂尼德在他耳边悄声说道，“我不想让他们听见。你完全清醒了吗？”

麦克唐纳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让我告诉你，瓦西里已经发现了你的秘密，而且向克格勃作了汇报。”

克格勃，也就是俄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。听到这几个字，麦克唐纳不仅完全清醒过来，而且立刻变得十分警觉。

“我从一开始就怀疑瓦西里是他们安插的坐探。”列昂尼德继续说道，“教授，我本想提醒你，瓦西里一定已经开始打探你今天举杯祝贺的原因。你到寝室去休息的时候，我也到实验室去了，他这时肯定溜进了你的起居室，找到了你的日志，偷看了你关于发现C—98的记载。我去厨房的时候，听见他正在打电话。我连忙悄悄地走过去，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偷听。他是在给敖德萨的克格勃总部通话，对方是一个叫波里斯·凯德洛夫的克格勃头子。瓦西里报告了你的发现，凯德洛夫说他们马上就来，瓦西里然后说他将监视你的举动，等待凯德洛夫他们的到来。于是我马上离开厨房，急忙跑来告诉你。”

“凯德洛夫他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

东西？”

“你的发明，他们想要的就是你的发明。他们想独占这个秘密。”

“不，这绝对不行。”麦克唐纳惊惶地说。

“如果你照我的计划行事，你的发明就不会落入他们手中。”列昂尼德说道，“我已经做了安排，你得赶快走。”列昂尼德瞧了瞧手表。“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我已经打电话问了离这儿不远的苏呼米军用机场。机场的人告诉我，今天夜里有三架班机要起飞，其中一架是图—154客机，将送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威尼斯去。机上还有空余座位，所以只要护照齐全，你就可以乘这趟班机离开这个国家。”

“我有现成的护照，过去因为研究工作，我得经常出差，所以当局发给我一个特别护照，允许我自由往来。”

“飞机将在四十五分钟之后起飞，我们得抓紧时间。”

麦克唐纳跳下床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摇了摇头，好象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我的那些东西。”他边说边朝房门走去。

列昂尼德一把抓住他的手臂。“先别考虑那么多……”

“可是我的日志，我的那些动物实验记录，那些……”

“现在你用不着那些东西了。”列昂尼德焦急地说，“你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你的脑子。你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你的动静。如果瓦西里怀疑你想走，他会掏出枪来威胁你的，至少他可以打电话给机场，叫他们在那里截住你。请相信我的话，教授。”

麦克唐纳点点头。他走到那张暗棕色的写字台前，拉开上面的抽屉，取出放在里边的护照，重要人物旅行特别通行

证和两本旅行支票。

列昂尼德对他说：“待会儿我把后窗打开，你从那儿翻出去。走不了几步就是果园，那边停着一辆小汽车。瓦西里是绝对不会知道的，他肯定以为你还在呼呼大睡呢。”

麦克唐纳朝窗口走去，突然又停住了。“列昂尼德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你别为我担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我会编造一番谎话来搪塞他们的。最重要的是得赶在他们到来以前把你送走。今晚你就可以抵达威尼斯，明天早晨你就在巴黎了。你的发现将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。”

麦克唐纳惨然一笑，“年轻时我常常祷告上帝，现在我真希望他能记起我那些虔诚的祈祷。”

三小时之后，瓦西里听见一阵门铃声。他打开前门，从门外走进来五个人。

前面的那位一望便知是当官的。他身材矮胖，阔鼻厚唇，两只眼睛靠得很拢，活象个蒙古人。他扫视了一下起居室，然后瞧着瓦西里。

“你就是瓦西里？”

“是的。”瓦西里说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他对那人鞠了一躬。

“你干得不错。我是波里斯·凯德洛夫少校，跟我一起来的有两位苏呼里老年医学会的专家，格里高利·卡皮丁和弗拉基米尔·彼得洛夫斯基。他们同来的目的是为了查清这到底是真正的科学发现，还是江湖骗术。另外两位是我们的特工人员雅哥达和希维里克。教授还在睡觉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瓦西里指了指寝室的房门。

“好极了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。在把教授叫醒之前，我们先来确定这个发明是否货真价实。除了你的推测外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他发现了延年益寿的秘密？”

“最说明问题的是他的日志，少校。我在电话里已经给你讲过……”

“他的日志，嗯，不错。”

“那日志就在他的写字台上。”瓦西里说。

凯德罗夫皱了皱鼻子。“还有别的什么能说明问题的东西没有？”

瓦西里指了指屋外，“还有那些实验用的动物，老鼠和豚鼠，以及列昂尼德的实验记录……”

“列昂尼德？”凯德洛夫少校厉声问道。“谁是列昂尼德？”

“他的实验室助手，一个年轻的犹太人。”

“他也住在这幢楼里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他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可能在他的房间里，就靠近我那间，刚好经过厨房。”他顿了一下，抬起手臂。“在另一侧。”

凯德洛夫少校向他手下打了个手势。“雅哥达，还有你希维里克，你们去找他。”那两人匆匆赶往厨房的时候，凯德洛夫转向其他人。“卡皮丁博士，我想你肯定懂英文。去看看教授的日志，然后告诉我你有什么看法。至于你，彼德洛夫斯基博士，瓦西里带你去实验室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。”



凯德洛夫看着卡皮丁走到书桌那儿，拿起那本日志，接着他又看着彼德洛夫斯基跟着瓦西里走进走廊。有好一会儿，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两眼死盯着麦克唐纳卧室的房门。几分钟之后，他开始绕着小圈子踱起步来，等待着。

卡皮丁博士拦住他。这位科学家手中举着麦克唐纳的日志。“在这儿，”博士谨慎地说，“教授宣称他已经发现了。他说得非常准确。”他打开日志，找出有关的那一段。接着大声地读出来。“今天下午五点十五分……从今天起，我的配方C—98将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从七十二岁增加到一百五十岁。”

“真能这样？”凯德洛夫少校惊讶地说。

卡皮丁博士皱起眉头。“我不知道。这个领域的进展确实很大，不过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，要取得这样的结果在四十或五十年之内还办不到。”他拍了拍那本日志，“当然，这也有可能仅仅是一个老头子的错觉或异想天开时的胡说八道——充满太多的个人意愿和希望可是却缺乏真实性——结论仓促而不成熟。”他迟疑了一下，“而且我对麦克唐纳的工作不是不了解。我和他有过一些接触，也读过他的论文。他享有极大的国际声誉，在这个领域的地位也很高。不过，这……”他合上日志本，若有所思地擦了擦它的封面。“目前还说不清楚。我们还得进一步了解。”

“我们确实又了解了些，”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。说话的人是彼德洛夫斯基博士。他带着一扎图表走了过来。瓦西里紧跟在他后面。“这些是麦克唐纳在实验室对动物进行实验的详细记录，这些记录是结论性的。注射过他所谓的C—98的那组动物的寿命已经是正常寿命的两倍。对此我没